

小桥老树
——著

奋斗者

S T R I V E R

侯沧海商路笔记

3

唯有奋斗者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小桥老树——著

奋
斗

S T R I V E R

者

侯沧海商路笔记  3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北京·

©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奋斗者：侯沧海商路笔记. 3 / 小桥老树著. — 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8.7
ISBN 978-7-5139-2059-9

I. ①奋… II. ①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47454号

奋斗者：侯沧海商路笔记 3

FENDOUZHE HOUCANGHAI SHANGLU BIJI 3

出版人 李声笑
著者 小桥老树
出品人 一航
选题策划 航一文化
出版统筹 康天毅 李丹
责任编辑 程旭
特约编辑 康天毅
封面设计 金山
出版发行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 (010) 59417747 59419778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中路10号望海楼E座7层
邮编 100142
印刷 三河市冀华印务有限公司
版次 2018年11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00mm×980mm 1/16
印张 18.5
字数 312千字
书号 ISBN 978-7-5139-2059-9
定价 45.00元

注：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

目 录

- 1 / 第一章 深入山林打假
- 8 / 第二章 公司高层变动
- 15 / 第三章 美人计考验
- 22 / 第四章 独掌一方被坑
- 30 / 第五章 医药代表非长久之计
- 39 / 第六章 房地产的诱惑
- 46 / 第七章 高州形势复杂
- 54 / 第八章 十五万元奖金泡汤
- 63 / 第九章 用行动反击
- 71 / 第十章 拿下抗生素代理权
- 78 / 第十一章 优势互补，合作共赢
- 86 / 第十二章 我只看业绩
- 94 / 第十三章 不当好好先生
- 102 / 第十四章 江南地产公司成立
- 110 / 第十五章 装修垃圾风波
- 120 / 第十六章 菜鸟当家考察新区
- 129 / 第十七章 筹备学术论坛
- 137 / 第十八章 找上门的危房改造

- 144 / 第十九章 初探国营销厂
- 151 / 第二十章 见招拆招，不背黑锅
- 161 / 第二十一章 黑恶势力袭击
- 168 / 第二十二章 挡了别人财路
- 175 / 第二十三章 危房改造初步方案
- 182 / 第二十四章 人算不如天算
- 190 / 第二十五章 锁厂工人怒抓内鬼
- 196 / 第二十六章 关系户找上门
- 203 / 第二十七章 不要大权旁落
- 212 / 第二十八章 三家公司杀出重围
- 219 / 第二十九章 与建筑商博弈
- 227 / 第三十章 “非典”来袭
- 236 / 第三十一章 被隔离的日子
- 245 / 第三十二章 识时务者为俊杰
- 254 / 第三十三章 有钱心里才不慌
- 262 / 第三十四章 双面游戏
- 273 / 第三十五章 深陷高利贷陷阱
- 281 / 第三十六章 建筑商卷款而逃

第一章 深入山林打假

2002年9月，山南省，南州市。

侯沧海将所有现金投入山南华魏公司，一夜回到解放前，钱包空空。投资华魏公司必然赚钱，可是远水解不了近渴，他必须要加大赚钱力度，否则母亲的医药费就没有着落了。

为了赚取生活费，侯沧海接受了汪海的邀请，参加汪海商务咨询公司的调查行动。

汪海成立商务咨询公司以后，借助团队的力量，帮助山南酒厂端掉了极为猖獗的制假窝点，在业界声名鹊起，不断有知名企业委托打假。公司近期接受了宝烟厂委托，寻找假烟制作窝点的准确位置。

假烟制作窝点位于南州市李渡县偏僻山区，准确位置不详。当地村民把假烟生产当成摇钱树，参与制假的人数众多。不少人认为造假是村民脱贫致富的重要门路，于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打击这种假烟制作窝点非常难，必须有精准情报。汪海商务咨询公司参加调查的有三人：汪海、侯沧海和打假律师梁毅然。

三人行动前聚于汪海商务咨询公司办公室。

汪海摘掉标志性大墨镜，道：“宝烟厂联络了检察院和公安局等相关职能部门，下定决心铲除制假窝点。按照宝烟厂调查员提供的情报，这个制假窝点在巴岳山一条支脉里，大体在李渡县境内。宝烟厂两个调查员开车进山，想找到窝点的具体位置。他们的外地口音打草惊蛇了，这两个调查员连假烟制作窝

点都没有摸到，就被打得头破血流，车被推进深沟，人被绑到深山关了一夜。两个调查员回到宝烟厂后，宁愿辞职也不再当调查员。宝烟厂没有办法，才高价委托我们调查制假窝点。”

听到“高价”两个字，穷光蛋侯沧海顿时口水长流，道：“高价，到底有多高？”

“这一次行动危险性很高，必须是智勇双全的人才能胜任。侯子经受过考验，没有问题。梁毅然是正牌法学院毕业生、校登山协会会员，因为打群架没有拿到毕业证，正是我们公司需要的人才。今天我们前往虎穴，只要找到制假窝点，每个人两万元收入。”汪海先给两人戴高帽，再报价。

参加一次摸底调查活动就有两万元收入，侯沧海顿时如打了鸡血，很兴奋。

三人对照地图，反复研究行动计划，随后购买相应设备，于次日开车进山。

三人带有全套野营装备，如果遇到制假窝点的人，就以驴友身份作为掩护。

行至半山腰，上来一个村民。村民是汪海花高价请来的带路人，缩在车后座指路。二十分钟后，越野车在一条小道边停了下来。村民将身体尽量伏低，道：“我不能再走了，被人看见要丢命。你们顺着这条道往前，有两个岔道，第一个岔道朝左，第二个岔道朝右，就能开到那个窝点。他们在路上设有拦路的，车辆过不去。”

汪海道：“如果我们从这里走路到窝点，要走多久？”

村民道：“顺路走，一个多小时。翻山，三个小时。”

汪海递了一个信封给村民。村民拿出信封里的钱数了一遍，总共两千五百元。村民不依，道：“说好五千，少了一半。我带你们来，要是被发现，我会丢命的。”

汪海不紧不慢地道：“以前说好的，你带我们到窝点，给五千。现在我们没有看到窝点，只给两千五。你带我们走小路，在山上看见窝点，我立刻给另外两千五。”

村民犹豫了一会儿，没有禁受住现金的诱惑，带着汪海等人翻山前往深山里的窝点。

村民身材不高，不足一米六，在一条时断时续的林间小道上健步如飞，行

动敏捷如穿山豹。侯沧海和梁毅然体力尚好，勉强能跟上。汪海中年发福，体力很快不支，越走越慢，拖累了行进速度。

在密林中穿行了四个多小时后，几人终于站在山坡上看到了制假窝点。带路的村民拿了剩下的钱，转身钻进密林。最初还能见到树叶晃动，不一会儿，整个人就消失在了一片绿色之中。

三人坐在山腰的密林处，用望远镜打量山谷里的特殊院落。

这处制假窝点位于密林深处，只有一条公路可以进入。凡是进入这个窝点的车辆都要通过两道栏杆和一道铁门。两道栏杆处各有四个汉子把守。铁门紧闭，后面有狼狗。沿着山沟分布着几十户村民，要想不惊扰村民去制假窝点，绝不可能。

梁毅然道：“制假窝点这个地方没有选好，把路口堵住，就是瓮中捉鳖，想跑都没有退路。”

侯沧海当过基层干部，看到这个地形头疼万分，哼了一声，道：“瓮中捉鳖？不知谁是瓮中的鳖。山沟附近的村民绝对和制假窝点的人是一伙的，一呼百应，到时打假者才是瓮中之鳖。”

梁毅然道：“没有这样夸张吧。”

汪海拍了拍梁毅然的肩膀，道：“人为钱死，鸟为食亡，造假者疯狂得很，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你才从大学毕业，见的丑陋事情还少，见多了，才知道人心有时非常丑恶。”

梁毅然又问：“海哥，为什么不准用照相机？”

汪海道：“打假是夺人饭碗，夺人饭碗如杀人父母，这里有许多血的教训。我们只是侦察，不负责行动。如果有相关内容的相机被对方拦截，我们就惨了。把位置记在脑子里，就算被对方拦住，我们也能说得通走得脱。”

三人藏在密林，耐心观察制假窝点。半天之内，有两辆货车进入院子。除了这两辆货车以外，无车进出。

侯沧海总觉得山谷里的窝点透着诡异，便用望远镜察看院子附近。突然，他发现一个怪异之物，院子后门朝下有一条极似超大号滑梯的条形建筑物。

超大号滑梯的终点在背坡，视线无法触及。侯沧海脑中浮现出一个画面：假烟团伙制作假烟以后，将成箱假烟用滑梯送到另一条小公路处，这条小公路应该通向另一条公路。这样一来，材料和成品是两条线运输，很难人赃俱获。

要证实这个猜测，必须实地查看。三人沿着密林绕了一个大圈子，朝着滑

梯方向走。他们刚刚从密林走上一条小公路，五个挂着锋利砍刀的汉子围了过来。

“做什么的？”一个黑汉子问道。

“驴友，爬山。”汪海是正宗南州人，会说当地话，就由他来与村民对答，他指着远处山峰，道，“我们要爬尖刀峰，宿营。”

五个带刀汉子目光不善，团团围住三人。侯沧海、汪海和梁毅然按照事先准备的战术，三人呈“品”字形，手摸到工兵铲上。

对峙片刻，黑汉子掏出红袖章，道：“我们是森林防火巡逻队，现在是森防期，我们要检查你们有没有带打火机和其他火源，把包打开，东西拿出来。”

汪海依言将户外背包取下来，里面有帐篷、矿泉水、干粮、手电筒、数码相机等物。看到数码相机，黑汉子紧张起来，厉声道：“把相机打开，我们要看内容。”

汪海故意争辩道：“你们是防火巡逻队，主要责任是查看火源，为什么要看相机？”

黑汉子伸手在包里翻了翻，又拿出一个袖章，袖章上面写着“治安巡逻”四个字。

“我是派出所联防员，今天就要看你的相机。不给，你们别想走出这里。”虽然自己人数占优，但是眼前三人长得壮实，手边还有开口锋利的铁铲，真要打起来，不一定能占上风。黑汉子紧张起来。

这也正是汪海请侯沧海和梁毅然参加调查活动的原因：一方面，有身手好、胆子大的兄弟在身边，他心中有底；另一方面，自己这边实力强劲，才能有效减少冲突。

汪海与黑汉子理论几句后，不情不愿地打开数码相机，让对方查看。相机里面全是城市风景照，没有一张山区相片。

黑汉子看过相片后，相信这三人真是驴友，不是探秘者。他将相机还给汪海，道：“你们回去，森林防火，真不能进入。”

汪海等人背着包沿小公路往下行，一个小时后走到主公路，再沿主公路继续往下行，走得腿软之时遇到客车。客车的终点站在李渡县的一个镇，准确地说三个行政辖区交接处。车行至此，略做停留，掉头回李渡县。

如此精密诡异的设计，宝烟厂打假人员觉得棘手，不敢决策，将情况反馈给总部。总部仍然坚持要全力以赴打掉这个窝点。

宝烟厂通过明暗两条关系联系到山南检察部门、质监部门、公安部门和省电视台，周密准备后，于次日早上5点展开行动。

李渡县政府副县长张代强、宝烟厂打假办主任、市局经侦支队民警、杜青县经侦大队民警以及汪海公司调查员，总共五十多人，乘坐一辆警用大客车、三辆警车直扑制假窝点。他们没有拉警笛，没有闪警灯，静悄悄地进入山区。

公安人员控制两道栏杆的守护人员以后，车队逼近制假窝点。

沿途农家看门狗叫成一片，很多村民站在院中看到了行进中的车队，无数道无线电波射向了制假窝点。制假窝点里，七八个人从房间里奔了出来，匆匆忙忙地将成箱香烟扔进滑梯。

制假窝点有一道厚铁门，暂时挡住了民警。民警们费力地弄开铁门，赶走大狼狗，这才冲进大院。院内，七八个汗水淋漓的男人站在院内，神情木然地望着冲进来的民警。

公安人员来得突然，窝点转移了成品假烟，原材料没有来得及转运。

房间里有十几个捣烟叶的妇女，成捆烟叶直接摆放在地上，旁边几个脏桶盛着染料和油类。制假者正是用来源不明的红色染料和油类喷染烟叶，切割制成假烟丝，贴牌就变成各种名牌香烟。

副县长张代强得知滑梯另一端也被公安成功控制时，很是兴奋，道：“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猎手。”

公路上出现许多手持棍棒和锄头的愤怒村民，朝窝点涌了过来。经侦支队副支队长意识到情况不对，赶紧让手下关闭铁门。刚才强行进入院内时，铁锁被破坏掉，这时想要关门，一时间无法找到铁锁。

副支队长赶紧让民警堵住大门，不让村民冲进来。

侯沧海有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意识到警察堵不住这些愤怒的村民，带着汪海和梁毅然来到滑梯处。走近滑梯，他们发现滑梯很陡峭，深不可测，无法滑下去。

局面很快失控。

村民们常年活动在山野之间，异常剽悍，何况还涉及巨大的经济利益。他们在众多警察面前不肯退却，怒目圆睁。一个六十来岁的老人目露凶光地喊道：“我们全村都指望这个发家致富，你们要挖我们的命根子，我们就和你们拼命。”

宝烟厂打假办主任躲在警察后面喊：“你们制造假货，是违法行为。”

这一句话引起了村民的强烈反感，他们举起棍棒，就要冲过去逮说话的外地人。市经侦支队副支队长见势不对，取出手枪，命令拿着锄头和棒子的村民后退。带头的老人根本不惧，撕开自己的衣服，露出瘦骨嶙峋的胸膛，朝着手枪顶上去，道：“我以前是村长，为李渡县服务了几十年。今天你有种就开枪，朝着我胸口打。”

张代强拿着喇叭，大声道：“我是李渡县副县长张代强，你们听我讲几句。”

“吃里爬外的东西。”

“叛徒。”

“胳膊肘往外拐。”

“滚出去。”

……

张代强站出来发言，不仅没有达到震慑作用，反而如催化剂将整个局面弄得更加混乱。前排村民愤慨地责骂不为自己说话的地方官员，后排村民趁机扔石头。石头飞过人群，砸向警察。

张代强十分倒霉，被一块石头砸中，鲜血顺着白净的脸直往下流。

警察手里有枪，却不敢对村民使用，眼睁睁看着石头如雨点般飞来。所幸这次行动带了十几面警用盾牌，大家躲在盾牌后面，朝平房退去。

退进平房以后，关上了农村里少有的防盗门，警察们找来所有能堵门的东西将房门堵住，以防村民们破门而入。

村民们最初没有硬闯，站在屋外议论纷纷。个别村民朝窗户砸石头。

张代强伤势严重，躺在一张桌子上，奄奄一息。

警车里有医药箱，但在退入房间时，谁也没有顾得取，此时被堵在屋内，只能束手无策地看着副县长流血。张代强硬撑着拿起手机，向李渡县主要领导报告当前状况，汇报结束后，手机滑落在桌子上。

市经侦支队副支队长也向上级报告了当前事态。

外面村民不再扔石头，也不散去。侯沧海、汪海和梁毅然三人蹲在角落里，前面挡了一张桌子，好几块石头砸在桌子上，砸出凹凸不平的几个小坑。

汪海道：“如果外面放一把火，我们就都成为烤鸡了。”

侯沧海摇头道：“外面的人不是暴徒，是有组织的制假窝点。他们里面有领头人物，不会任由事态发展。闹一闹事，制造些事端，又不出恶性事件，这

是他们的策略。闹事以后，以后大家再来打假，便会惧上几分。”

梁毅然愤怒地道：“这些村民违法。为了制止犯罪，警察应该理直气壮地执法。开枪才能震慑犯罪。”

侯沧海拍了拍梁毅然肩膀，道：“我曾在政法委工作，知道其中分寸。从理论上说，开枪没有大问题；但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位领导愿意下令开枪。原因很简单，第一，这些村民也是人民群众；第二，法不责众，这是传统思想；第三，稳定压倒一切，开枪就要打破稳定。”

市经侦支队副支队长接到另一个行动组的电话。滑梯另一侧的带队者喜气洋洋地说：“支队长，行动相当成功，截获四十七箱假烟，扣缴了货车，抓获了运货人和搬运工。”

这时，外面人群开始骚动，每个人都变得异常愤怒。石头再度从窗口袭来，打假众人躲在墙壁后面，眼见着石头在身边横飞。

原来，得知滑梯另一侧也出现警察，假烟全部被收缴，经济损失巨大，外面村民愤怒地扔石头。几个村民抬来一根脸盆粗的木料，开始撞门。

防盗门被撞得歪歪扭扭，眼看就要脱落下来。

一个年轻民警急眼了，道：“不能让他们冲进来，冲进来，谁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时再开枪，伤亡就大了。”这个急眼的年轻民警是李渡县经侦支队民警陈杰，胡子刮得铁青，目光很锋利。

防盗门哗哗乱响，眼见要倒下，领导依然不敢拍板，大眼瞪着小眼。防盗门被冲掉以后，一群民警用桌椅和盾牌堵住房门。

圆木威力巨大，桌椅很快被推垮，好几个民警手臂被断掉的木块扎伤。

刚才急眼的年轻民警陈杰终于忍不住了，爬上窗台，朝着天空开了一枪，大吼道：“你们退后，谁再上来，我开枪了。”

村民们被枪声震慑，犹豫了一下，手上的动作仍然不停。

年轻民警又朝天空开了一枪。

刚才撕衣服堵枪口的老人见民警真的开枪了，急忙阻止抬圆木的年轻人。这一群年轻人将圆木扔到一边。

民警们站在门口，重新用盾牌挡住房门。

双方重新对峙。

第二章 公司高层变动

开枪民警陈杰从窗台上跳下来，被叫到一边，面前是两个脸青面黑的指挥员。开枪民警手枪被收缴，低着头，听领导训斥。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副县长张代强状况很不好，开始口渴。警察退入房间时都很仓促，没有带水。侯沧海、汪海和梁毅然昨天侦察过地形，预料到今天情况会很难，都带有水壶。听到有人询问谁带了水时，侯沧海拿着水壶来到张代强身边。

侯沧海问愁眉苦脸的宝烟厂打假办主任道：“增援什么时候来？”

宝烟厂打假办主任擦了一把汗水道：“出发了，很快就到。”

侯沧海道：“打假很难啊，你的工作不好做。”

宝烟厂打假办主任长叹一声，道：“我也不想做这活儿，但是老板又是讲纪律，又是讲感情，我没有办法，只得接手这事。”

侯沧海望着围在门口的村民，道：“你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吗？”

宝烟厂打假办主任用衣袖擦了一把脸上的汗水，道：“这种情况我不怕，大不了放开了打一架，最让企业头痛的是后续处理。虽然有制造伪劣商品罪、侵犯知识产权罪，但是各种利益群体纠葛在一起，制假设备难以没收，假冒产品难以销毁，以罚代刑现象严重，地方保护屡禁不止，假冒伪劣屡打不绝，难啊。”说到这里，他自嘲道，“这是我写报告时经常用到的词，都记熟了，一套套的，绝对真实。”

侯沧海道：“我理解。”

宝烟厂打假办主任又道：“我再给你背一段套话。行政执法中罚款太低、处罚太轻，与制假、售假的高额利润相比，区区罚款对不法分子来说根本不能伤筋动骨。去年，全国工商系统共受理各类造假案件一万五千多件，受到刑事追诉的只有二十六件。许多造假售假者被行政处罚过四五次，有的甚至被罚过十多次，可他们从未放弃造假贩假。行政处罚仅仅是增加了其经营成本而已！”

听到打假办主任如工作汇报般的套话，市经侦副支队长不满地道：“市里硬给宝烟厂面子了，堂堂副县长都受了重伤，你们也知足吧。”

宝烟厂打假办主任赔笑道：“兄弟们辛苦了，等会儿回去，我请大家喝酒。”

市经侦副支队长哼了一声，道：“谁有心情喝酒。”

在恐惧和不安中度过了三个多小时，李渡县出动了二百多名武装警察，这才将又饥又渴的打假队伍救了出来。当大队伍来到时，围攻村民中的青壮年溜得一干二净，剩下一群可怜巴巴的老弱妇孺。

李渡县警察只求顺利救人，对抓人之事没有兴趣。当所有人上车之后，十几辆车前后车距很近，一辆接一辆朝山下开去。

这次行动总体来说相当成功，发现并捣毁了制假窝点，收缴了制成的香烟和原料，还在滑梯另一侧抓到了制假者。公安机关以此为突破口，将制假窝点主谋绳之以法。逮捕制假窝点主谋又是一场斗智斗勇的过程，在此不再赘述。

警察队伍最讲究纪律。年轻警察陈杰违反命令开枪，不管是否起到作用，此行为也绝对不容许。年轻民警因为擅自开枪面临追责，愤而脱下警服。后来，他成为侯沧海重要的伙伴。此是后话，也不赘述。

回到南州城里，侯沧海拿到两万元调查费，暂时可以支撑一段时间。他觉得参加这次打假很值得，短短两天时间狂赚两万元。

汪海更是觉得成立商务咨询公司这个决定英明。宝烟厂支付的前期调查费用是五十万元，扣除线人费用、侯沧海和梁毅然的费用，以及零散开支，这一笔生意他净赚四十万元。

宝烟厂也觉得这是一笔划算生意，这个制假窝点产量大，严重冲击山南市场。经此一役，至少在山南省内暂时不会有大规模假烟。

侯沧海回到南州城，立刻给家里汇去一万元，用于母亲治病，留下一万元作为日常开支。

他刚从邮局出来，二七医药山南公司总经理大伟哥的电话打了过来。以前大伟哥在电话里总喜欢开玩笑，今天非常严肃，没有废话，道：“你回办公室，立刻。”

侯沧海脑筋急转，思考大伟哥找自己做什么，不管部这一段时间运转良好，没有什么值得指责的，唯一的破绽在于吴建军的保健品生意。

果然，大伟哥见面就直截了当地问：“你知道吴建军的事情吗？”大伟哥平时总是称呼吴建军为贱货，今天一本正经地称呼其真名，肯定是吴建军做保健品的事情败露。侯沧海摇头道：“吴建军不是我们部门的，不了解。”

“你、杨兵和吴建军都是优秀业务员，我平时很信任你们，但是有人辜负了我的信任。”大伟哥怒火冲天地将一封信扔到桌上，道，“有人给总公司写检举信，说吴建军背着公司做私活，推销保健品。在哪几个医院做，用什么方式做，信里写得清清楚楚，我按照检举信的内容去了几家医院小卖部，果然有吴建军的保健品。按照二七公司规矩，凡是发现做私活的一律开除。”

侯沧海脑子里浮现“夜路走多了要撞鬼”这句话，这句话弯弯曲曲飘在空中，做着鬼脸，发出嘲讽似的哼哼声。他用手拍了拍脑袋，将这句话拍碎，思路又清晰起来：这事明明与自己无关，大伟哥逮着这事来考验自己，肯定说明他并不想开除吴建军，否则直接将这封信拍到吴建军桌子上就行了。

想明白这一点，侯沧海以静制动，用无辜的眼神望着大伟哥。

“侯沧海，你说怎么办？”大伟哥气势汹汹地道。

“他不是不管部的员工。”

“从现在起，他就是不管部的人了。你要拿出个管理章程，杜绝再次发生这种事情。”

听到这句话，侯沧海明白大伟哥确实不想开除贱货，道：“很简单，出一道选择题，让吴建军选择保健品或者二七公司，只能二选一。”

大伟哥用手拍了拍肚子，哼了一声，道：“你说得轻巧，总公司如何应对？”

侯沧海眨了眨眼睛，道：“大伟哥能力超群，肯定早就搞定了总公司。”

大伟哥拿着这封信在桌子上用力拍了几下，道：“侯子真比猴子还精。侥幸啊，这封信被我在总公司的好友收到，否则我要跟着吃挂落。贱货是做业务员的好手，我还真是舍不得开他。这人最大的优点是路子野，最大的缺点是路子太野。你们是一起穿开裆裤长大的朋友，以后我将贱货交给你管。给你一个

要求，业务不能下降，不能再捅乱子。”

侯沧海出门时，大伟哥道：“殷素已经被我开了，朱颖也一起调到不管部。我把最漂亮的女员工交给你，业务上不来，唯你是问。”

谈到业务，侯沧海又回到办公室，道：“大伟哥，我拿下山南二院，奖金能否兑现？”

大伟哥很神秘地笑了笑，道：“我听说了一些事，你不要惊讶，我在二七公司这么久，也不是吃干饭的，在医院有眼线。如果这次你真能拿下山南二院，十万元奖金，我单独给你申请。”

侯沧海道：“上一次不是说十五万元吗？我记得很清楚。”

“以前肯定没有问题，现在有点儿变数。二七总部高层不断小地震，我尽量争取十五万元，如果拿不到十五万元，十万元还是没有大问题的。”大伟哥说这话时，神情中有些疲惫。在他一直以来的理解中，企业一切以业绩为导向。这些年，他凭着业绩在二七公司中层干部里享有相当大的话语权。最近高层的一系列调整，并不以业绩为唯一评判标准，让他对公司前景产生了少有的焦虑。

“高层变动？这是企业，又不是机关。人变了，以前政策不算数？”侯沧海作为曾经的政府工作人员，对“高层变动”有切肤之痛。

大伟哥自嘲地道：“在山南省里，企业和机关没有区别。”

离开大伟哥办公室时，侯沧海情绪不佳。回到寝室，他打起精神，把垂头丧气的吴建军叫到房间聊了一个多小时。得到吴建军的承诺以后，他叫上不管部所有的人，中午集体撮一顿。

不管部五个员工围坐于圆桌，吴建军沉默不语，江莉则和杨兵聊得高兴。

“为了庆祝两个开裆裤朋友成为战友，我们斗地主。”朱颖为了让气氛活跃一些，发出倡议。

吴建军假装高兴，龇牙警告不能和侯沧海斗地主，否则就是送钱。朱颖不信邪，拉着江莉一起与侯沧海斗地主，准备使用“美人计”让不管部大主管出血。

战斗开始后，杨兵站在江莉身边，吴建军在朱颖身后指挥。

侯沧海独自一人慢条斯理地摸牌，自信得如顾盼自雄的非洲雄狮。

这是饭前娱乐，赌注不大。十几局之后，侯沧海轻轻松松赢了两百多元，朱颖和江莉身后站着狗头军师，仍然不可避免地输钱。

凉菜上桌，朱颖将牌扔在桌上，道：“以后真不能跟侯子打牌了，每一张牌被算得清清楚楚，没有意思。”

“这是我们的共识，只有你们两个小姑娘是傻瓜，挑战侯子的智商和记忆力。”杨兵说话之时，轻轻拍了拍江莉的肩膀。

热菜上桌，侯沧海端起酒杯，说了一些鼓劲的话，把气氛弄得不错。

吴建军放弃了保健品，损失了一笔可预期收入，调入不管部实质上还丢了老业务的提成。这两笔钱加在一起，不是小数。酒劲上来以后，他愤愤不平地道：“辛苦搞了两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侯子，干脆我们甩掉二七公司，五个人成立一个新公司，单干。”

在当前形势和今天这个场合下，不管吴建军内心是什么想法，都不宜说出来。现在这种煽风点火的说法实质上是在拆侯沧海的台。

侯沧海瞪了吴建军一眼。

吴建军看到侯沧海的眼神，想起其“要么现在辞职，要么好好干活”的要求，闭上了嘴巴。

不管部五人正在吃饭时，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任巧穿着职业套裙，背着小包，神采奕奕地出现在大家面前。

“我真不是销售，是分享。比如医药代表，他们一般情况下不会使用自己的产品，这叫销售。我们做清涟产品的，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每个人都要消费本公司的产品，是最忠诚的客户，这是分享，不是销售。”任巧来到了现场后，与大家闲聊几句，又开始宣传产品。

由于任巧长得漂亮，在场的三个男人对她的销售行为还能容忍，当成学习另一个流派的销售手法。

朱颖则表现出明显的厌烦，道：“大家都是做这一行的，拜托，好好吃饭，不要在我们面前提清涟产品。”

任巧经常参加公司培训，受过被拒绝的针对性训练，被当面打脸后，仍然笑容满面。她暂时没有说起清涟产品，陪大家聊闲话。听到杨兵谈起临床费、二五扣时，她又道：“清涟产品的薪酬体系是全世界最棒的，我给你们分享。”

朱颖立刻打断她的话，道：“我们不想听清涟产品，这个产品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任巧解释道：“我只是想分享一点关于薪酬的经验，没有其他意思。”

杨兵和任巧单独有过多次接触，算是朋友了。他没有料到朱颖会如此看不